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晦菴集卷十二

宋 朱子 撰

封事

己酉擬上封事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友温恭之徳有寛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徳春宫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

屬莫不延頸舉踵覲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趨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葢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

是以輙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絶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輙敢事為之説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

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絶無而僅有也茍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别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

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修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

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盖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婦之别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徳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内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茍非正心修

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宫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

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薫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薫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

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黄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

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惘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謝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厮役

横加官賞宫府寮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蚕懐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已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茍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絶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龎相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為四海作

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絶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

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禄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貞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

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誣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也尚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據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

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

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纎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筴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

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葢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

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
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
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
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
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
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
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
疏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

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

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法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

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

必使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

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

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蠧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勑之使小大之

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

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横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
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
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
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
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
增加而建炎以来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
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内帑
是致户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

歳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廹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廹唯務自寛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棰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歳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内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内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

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按前總目此處當有修政事以攘夷狄一條今缺

甲寅擬上封事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管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聞陛下過宫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踈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静思所職上闗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修人心悦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

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揺腹心蠱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為則中外之臣雖有竒才逺畧亦無所施況如汙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已有不能不為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趨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

以為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為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為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釣敢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為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

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

以刼之葢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静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袪利害之蔽嘿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覩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

況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草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疎闊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捄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廹耳而

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修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

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将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譊譊耶之人雖復禴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

敢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分身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謡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

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裔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顧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已是以冒

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緩其狂瞽臣冐犯

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乙卯擬上封事文不録

晦菴集卷十二

晦菴集卷十三

宋 朱子 撰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一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

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髪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髪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

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絶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為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修矣而臨御天下朞年於此乎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

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顓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

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修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為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

之幸取進止

垂拱奏劄二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

寘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

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敵乃陵廟之深讎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為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為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

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為矣閒者不知何人輙復唱為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敵帥而為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為此邪抑真欲和議之成而為此邪以為姑為此也則既為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為也且苟而為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

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為也以為真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已愛民蓄力覲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

法戮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為覦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修自治之政者亦

將因循隳弛而不復振矣正使金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於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金之情偽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為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

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為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為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逮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敵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尤足畏疑正宜引義拒絶以伐其謀然後表裏江淮合戰

守之計以為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寇仇為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闕

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

計惟陛下擇焉取進止

垂拱奏劄三

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

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徳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葢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為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敵憑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倉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惟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北敵之勢方張爵賞易致

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彊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

形勢自彊而恢復可冀矣臣疎逺賤愚震慴天威未敢罄竭所聞以久稽聖聽而粗舉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辛丑延和奏劄一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寛仁格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

廪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悦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温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謟諛者衆歟德義

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揺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説矣臣竊不自量敢冐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虚心静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徳音

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内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疏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

無不蒙休矣臣以孤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祗冐至此惟陛下寛其斧鑕留神財幸臣無任震慴俟罪之至

貼黄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事若以至誠行之而實采用其說以革前日之弊則於應天之實所補不細今星文雖已退舍然饑民日今流散冬霝憂在嗣嵗伏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臣禀性粗拙字畫不精衰病目昏尤艱寫繕今以所

陳不宜宣洩不免親筆書寫不謹之罪伏乞財赦

延和奏劄二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

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

黨反側黠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

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計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

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

不免於譴呵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
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
其朋比援府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
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
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
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
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
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

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葢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

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唯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貼黄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册用袋

重封已於閤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此劄亦係臣親手書寫目昏筆縱前劄已具貼黄奏陳并乞聖照

延和奏劄三

臣疎繆不材遠跡林野陛下過聽畀以郡符已試罔功復叨使指誤恩横被又忝職名方具辭免之間忽於九月二十二日恭被改除之命揣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陳懇避之誠庶安愚賤之迹而是時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婺州水旱饑荒上軫宸慮竊恐遷延或致誤事遂

已即日拜命具狀申省乞許奏對至十月二十八日方
准省劄恭奉聖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聞命震
惕不敢稽留即於今月二日襆被上道至十一日始入
本路衢州界問得本州災傷常山江山開化三縣為甚
而西安龍游次之其婺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
比臣不勝恐懼遂自衢州乘舟取疾以來及節次於本
司及被災州縣會到已行事件乃聞陛下間嘗親御翰
墨戒飭帥臣詞旨深切聞者感涕而前後撥賜米斛又

已二十有餘萬矣仰見聖心懇惻急於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愛惜至於如此甚大恵也臣猥蒙任使見惟踈拙大懼不能有以出斯人於溝壑仰副陛下焦勞之意今來管見合行申請須至畫一奏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

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户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户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一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户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

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
之人必將泛然不以勸諭為意而上戶亦有詞說
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
有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未勸諭者權以
去年認數為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為準多
方詢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
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
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滅裂徒為煩

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覔聞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户部先具見今奏到已未推賞各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内並到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訴重作行遣又上户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

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獻助欲

乞檢會淳熈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戶部勘當到

㸃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

賑糶依湖南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賞指揮謂如四千

石合補承信郎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明行下庶幾應募者衆得濟

飢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處官司承

受應慕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日行遣如將來依

式奏到省部却稱文字不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

官員重加降責人吏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為兩便

一伏覩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七萬石訪聞昨來本府抄劄飢民户口若自十一月至來年三月約用米八十萬石方可足用其間固不能無冒濫虚數今來本府節次刪減未知將來定作多少户口計度但令所有米數及糴米錢姑以元抄劄數計之不過得四分之一况又州府見闕軍

儲竊慮不免却將撥賜米斛暗行借兑則所得糶濟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據見米揁定人口抄劄糶濟則所及不廣必致人户流離餓殍上勞聖慮又臣經由衢州見得本州旱損雖云不及紹興府婺州兩州然其處水路淺澁冬月尤甚運載錢米極爲艱難本州雖已差官往浙西收糴然糴本至少所得不多而所費水脚已不貲矣臣今來欲望聖慈更撥賜豐儲倉米三十萬石應副紹興府

三萬石應副衢州如無見管米斛即計目今米價支借内帑見錢令其趂此米價未至騰踴之間前去有米州郡收糴旋次般載回州其上件錢米並乞專責本司差委隣州官吏出納州府不得干預庶免侵欺之弊其已撥賜錢米亦乞令本司選委本州通判一員同共主管不得別作支用仍詔守臣疾速措置收糴軍糧不管誤事其婺州雖蒙撥賜米五萬石尚恐未足賑濟却俟臣親到本州相

度會計别具奏聞者

貼黄

臣竊聞陛下節儉憂勤規恢遠畧内庫所積錢帛甚多今既天時未順未可興師而近甸飢荒至於如此伏願聖慈權其輕重特賜借撥

據紹興府申到撥下諸縣米數總計二十一萬二千餘石除嵊縣六萬八千餘石係排日糶濟外餘縣十四萬三千餘石係間日糶濟竊恐飢

民一日止得半升之米不能存活今欲依嵊縣例排日糶濟即合更用十四萬三千餘石又聞官吏抄劄不無漏落又慮流民却回復業兼數內所稱摺運乃是三摺之數將來米價日增及有往來脚費風波滯留不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得恐亦不多須更備米十五六萬石準備添貼所以約計乞米三十萬石如蒙撥賜令亦未敢盡數搬取如是將來糶濟不盡却行回

納伏乞睿照

一諸郡荒歉人户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興府人户夏税已蒙聖慈等第免閣住催唯衢婺州當來失於申奏致人户未蒙依例推恩而户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人户必有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户部漕司所催必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而已者其勢又不容直行

禁止欲乞朝廷取會户部漕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内庫支撥應副而詔户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直至明年蠶麥熟後却將舊欠逐旋催理寛作料次撥還内庫決然不至敢有欠闕其人户名下新舊上供官物亦乞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雖已有前件住催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虔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亦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寛限人

户輸納

貼黄

臣續訪聞紹興府雖蒙指揮住催官物而春夏之間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户實未盡霑聖恩今體問得本府人户合納丁鹽錢丁身折帛絹折帛綿本色絹本色綿五項不以有無産業物力一丁並納九百餘錢來春即便起催飢餓之餘實難供納臣愚欲望聖慈將來年合納錢數

預行蠲放庶幾官吏無以作弊下户實被聖恩
有以慰安民心感召和氣伏候聖旨
一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
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
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牓遣人散於福建廣
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
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
減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多有

人興販前來但臣元牓約束本路州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州軍將今年糴過米錢及見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為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販

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户不同伏乞聖察

一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然而全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後民被實惠况今年薦飢公私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

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延和奏劄四

臣比因講求荒政復有二事雖非今日拯救之急而實

異時久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呈下項

一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搔擾下户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户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為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户隨分減放外下二等户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問之道傍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

最為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為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户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隣至分數檢放庶幾貧民遠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
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
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
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户冬間
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
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
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敖三間收
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

石並是累年人户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

出等人户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

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
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録一通進
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當其半
舊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户均敷人户苦於
輸納多立詭户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納人户所

數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數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為除豁其弊非一前後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一時有司不能奉承德意牽於衆說未有定論臣以得之傳聞未知其間微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人無不以此為病猥蒙任使不敢坐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同共相度限來年二月内要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年夏料為始革去舊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

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以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

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已者謹以前奏之
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為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
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
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紐税錢數目浩瀚
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
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
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税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
不明文帳將人戸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

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横加其税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税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户陳訴漕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户曾經户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税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减山

税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税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税其為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為端輔之所為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為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閔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悉祈蠲免且乞專

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吝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已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内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内外或有以蠲除為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為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留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言自將深藏遠屏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進越妄言犯非其分不勝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延和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勑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

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常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勑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

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
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
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固未必皆如
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
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
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
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
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

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絶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説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旣以紹承先志啓廸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晦菴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晦菴集卷十四

宋 朱子 撰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

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

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説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

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説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

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佑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删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畧知古先聖王所以勑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死期於無刑之

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

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令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緊難令録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癃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為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

善可稱與夫胥史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為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

主闕陞人即令守倅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

特與祠禄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放

上若守倅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

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

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黄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

折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

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内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

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憸佞掊克之人輙為比較之説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

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趂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

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
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
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
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
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輙敢冒昧以
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
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
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

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
願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葢因歲入有限而
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
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
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
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

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兹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歳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説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神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

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嘗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佞側媚之私顧得以

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

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虚度歳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

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絶之否也謝却傲使嘉

奬壯圖宜若可以勵茍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可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涖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

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説者多矣然不深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顔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顔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

名而終不得以與夫帝王之盛其或駆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内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

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

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内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畧同辭不别白言不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不勝恐懼取進止

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

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盖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

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拂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

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

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内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

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于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仰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

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啟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矣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戇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寛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鬬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

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當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

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纎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

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鋭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

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殻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

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

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輙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

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三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畧無所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

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為計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略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逭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剥一旦

乜結自為擾亂而盜賊蠻猺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為憂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

以寬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墻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取進止

行宫便殿奏劄四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及起發即聞湖北猺人侵擾邵州界分及今年春伏奉聖㫖不許辭免臣遂即日就道比及到官湖北已行進兵攻討

賊氣漸衰遂就招降一向寧帖却據邵州守臣潘燾申到見得從前邊防全無措置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燾所申頗有條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計已徹天聽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燾在任之日依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不迂先次申奏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并行劄下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使姦賊畏威邊民安

業實一方永遠之利取進止

貼黄

臣昨招到猺賊蒲來矢等已赴安撫司公參其人衰弱初無能解但恃險阻敢爾跳梁今已歸降則於事理不得不加存恤欲乞聖慈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失大信庶幾異日復有此輩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行宫便殿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敵騎殘破之後剝落摧圮五十餘年不曾修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補砌已蒙朝廷支降度牒一百道買到錢八萬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臣到任之初即行點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甎灰見在餘錢不多不足為雇工犒設之費又元科只擬用本州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役勞苦而其城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若盡修築亦無所用枉費工力初已尅定七月下旬起工而偶

值小旱繼以霖雨旋遭國哀人情洶洶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緒所買𣫆灰費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又可惜故自登極赦後事勢稍定即别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城北面一帶荒迥去處量加減向裏别築蓋如此則不唯目今工力易辦將來萬一不測有警亦易防守但未及子細條畫而臣忽奉聖恩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行下詳審計度如臣妄議有可施行即乞睿㫖再給度牒雜募軍民促減北邊

近裏修築乘此樂歳擇日興工亦為一方永久不虞之備取進止

乞進徳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盖嘗因此二説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

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
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蓄之
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
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
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
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
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
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

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宫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静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

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温顔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内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茍且而不復以古之聖賢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

召之峻冐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冐瀆

宸聽臣無任悃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黄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為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盖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彊弱

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為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為獻伏乞聖察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

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晝晚進講内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晝講一次庶幾藏修遊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畏天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

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今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
上取旨以次施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
則求言之詔不為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
未見指揮竊慮當時所奏他事猥多又無文字可以降
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
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悟聖聰益修政德應天之實莫
大於此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詣行宫
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祗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
宫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
術入侍帷幄覩此缺失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疏遠
不敢僭越昨晚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
心虛懷求善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
不能自已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權免其
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庶幾

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
取進止

貼黃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
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伏乞睿照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逾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
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

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衆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以為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録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内朝實以從容諷議為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覵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

鬱不解夜明晝昬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
陰邪敢干陽徳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
省察若但碌碌隨羣解釋文義時時陳説一二細微以
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之意亦豈愚臣
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
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宫閫之私
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
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

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

土木修造宫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

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

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
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說
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
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
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
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
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
聽殊為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

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其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

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

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攢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儹那遷就茍且了當

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

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

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

反復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

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
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别求草澤以營新宫使壽皇
之遺體得安於内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
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
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
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
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
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

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輙形紙墨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復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俟罪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不受賀表下貼黄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内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

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黄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半夜前後其震尤甚八月半聞蜀中大震墻屋往往傾摧臣雖不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明必有所為幷乞睿照

此三事也下貼黄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

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内忽有

黑煙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説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怪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葢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於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

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於七十有五年高宗祭於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於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寅

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禄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取進止一本乞留中省覽一本乞降付三省樞密院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令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為詳備若令因侍經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勑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内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

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甲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册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書奏藁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何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

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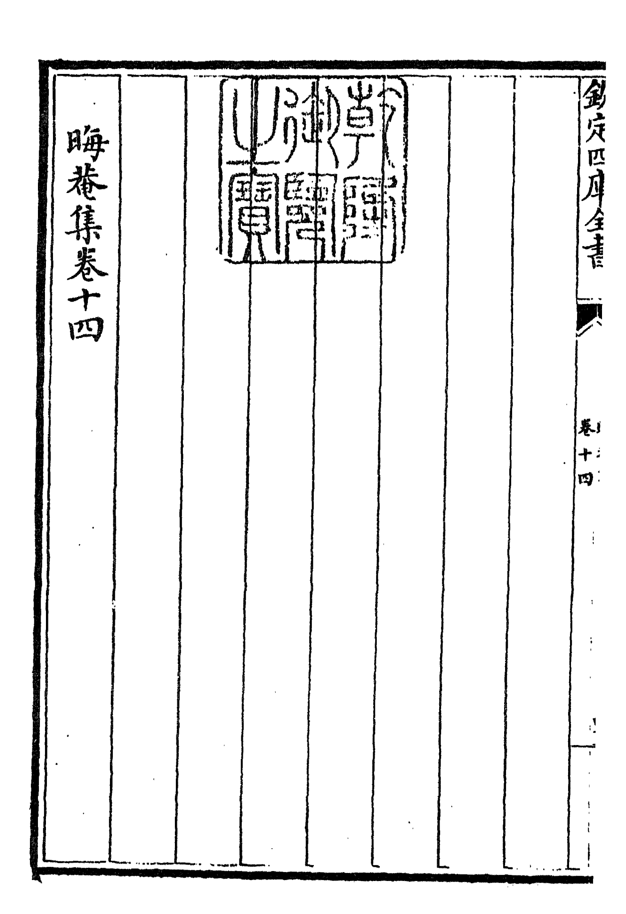
乞修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

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
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
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
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
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
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
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

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

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晦菴集卷十四